



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水上情歌

——中山咸水歌



吴竟龙 著

5



廣東省出版集團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林 雄

文化遗产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民族情感和审美理想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持中华文明的延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从未间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凝结着民族的智慧，连结着民族的情感，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创造力，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共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正处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是全体社会成员加强沟通和增进情感的桥梁，是广大群众共同的精神纽带，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粤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少有的，目前有7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82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独特的方式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一首粤剧曲调，能勾起无数广东人对家乡的思念和牵挂；一段生龙活虎的“醒狮舞”，可令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对故乡魂牵梦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共同书写出南粤文明的壮丽史诗。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省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文化遗产因后继无人濒临灭绝，加上一些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不够，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再不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的民族就可能面临文化

的失忆，造成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损失。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要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抓紧对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并处于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社会生活，在保护中利用，深入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发展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同发展文化旅游业结合起来。要鼓励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要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为了进一步挖掘、抢救、保护和宣传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唤起全体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之情，增强广大群众的保护意识，使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在对我省珍贵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读者从中能够了解到南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概貌、地方风格、制作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奇思妙想的灵感和巧夺天工的技艺带给我们的是一個精美绝伦的艺术世界，看到它们，我们仿佛听到南粤人民的低吟浅唱，仿佛看见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精神故乡。

该系列图书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知识性。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特殊技艺的介绍，对于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技艺、形态、历史演变、艺术价值等给予全面介绍。二是呈现立体性。全方位、多视角地介绍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三是体现通俗性。



深刻而直观地记录时代的变迁，记录民间丰富的生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富有艺术表现力，给读者以文化审美的享受。整套丛书堪称我省优秀的文化品牌，具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该系列图书的编写出版，对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岭南文化，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对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和编辑人员表示感谢！同时，希望读者和我们一起为保护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共同努力！

2008年9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1 咸水歌的群落与历史

- 水上居民的历史/2
疍民是一个汉族的特殊群体/9
坦洲镇人文概况/13

27 咸水歌的起源与流传

- 咸水歌的历史渊源/27
咸水歌的产生原因/30
咸水歌的流传背景/33
咸水歌的外延比较/38

45 咸水歌的种类与内容

- 咸水歌的种类体裁/45
咸水歌的文化特征/55

67 咸水歌的形式与习俗

- 咸水歌的婚嫁歌曲/68
咸水歌的哭丧歌曲/77
咸水歌的村镇赛（斗）歌/80

84 咸水歌的艺术与特色

- 咸水歌的艺术特点/84
咸水歌的艺术手法/91
咸水歌的艺术含义/98
咸水歌的艺术作用/100

104 咸水歌的价值与功能

- 咸水歌的思想价值/105
咸水歌的艺术价值/112
咸水歌的社会价值/116



Contents



120 咸水歌的改革与创新

- 咸水歌的改革方式/121
- 咸水歌的改革思路/125
- 咸水歌的创新发展/127

133 咸水歌的传承与忧思

- 咸水歌的传承阶段/134
- 坦洲咸水歌的传承谱系/139
- 咸水歌的濒危忧思/153

159 咸水歌的保护与利用

- 坦洲咸水歌艺术的保护/160
- 坦洲咸水歌的利用/166

咸水歌的群落与历史

安顺拍瓦镇土水

中山市坦洲镇河涌交错，水网纵横，是著名的沙田水乡。坦洲居民旧称“疍民”。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与陆民有着较大差异，自成一个特殊的社会族群。

通过漫长的历史沉淀，这里的水上文化底蕴深厚，民间艺术丰富多彩，其中坦洲咸水歌更是以其委婉柔和的曲调，热情奔放的旋律，朴实无华的歌词，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直截了当的表现手法而闻名于世。它不仅清晰地反映

了水乡民俗文化变迁的轨迹，更能动态的揭示民间口头艺术的发展历程，体现了





民间艺术的传统与创新，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规律。咸水歌因此成为坦洲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等各个层面的具体影像。

为了探讨咸水歌的文化源流、生态特征、发展路向以及当务之急的抢救、保护、利用、改革、创新等一系列传承工程。激发更多的人认识咸水歌，理解咸水歌，关心咸水歌，进而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契机中，加强咸水歌的传承。我们试从以下几个侧面视角对坦洲咸水歌进行研究探讨，希望收到“窥一斑见全豹”的效果。

追溯咸水歌的历史，首先要追溯传唱咸水歌的“水上、沙田”居民的历史。探讨坦洲咸水歌的流传，必须先从坦洲水上居民的历史来说起。

水上居民的历史

水上居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疍家，又称疍民、疍人、疍户、疍族，或称龙户。《香山县志》载，“疍人以舟为宅，业捕鱼、或编篷，濒水而居，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齐民则曰疍家”。对疍家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归纳，大概有如下几种说法：

1. 古百越族遗民说

百越，亦称越族和古越人，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古代多个民族的名称，文献中统称“南蛮”。《汉书》云：“越，方外之地……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之舟。”《吴越春秋》亦云：“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锐兵敢死，越之常也。”《淮南子》云：“越人善于舟”。古今学者由此大都认为疍民乃越人的后裔。

《隋书》云：“南方杂夷，与华人借居，曰艇……古先所谓百越也。”

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疍民为越人之遗民。”

清代编纂的《南海县志》载：“且户其来不可思考，有谓秦使尉屠睢统五年，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簿中，莫肯为秦民，意即其遗民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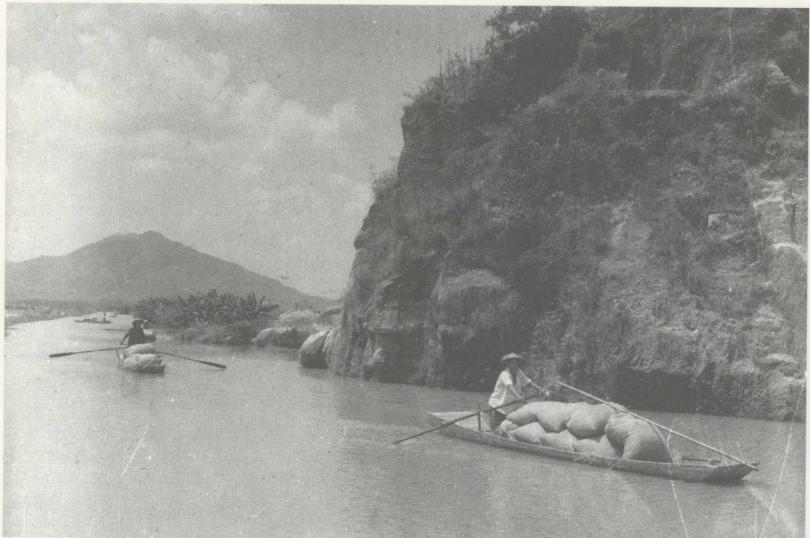
罗汝南的《中国近世与图说》亦赞同此说，“沿海疍户……昔人称为百越，非虚也”。

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的《百越民族文化》也因其“保留古代水居越人的生活特点”和“保留有越人拜蛇的习俗”而称“疍民亦是百越后裔”。

蒋炳钊《船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云：“以舟为室，赖水而生，是船民生活的显著特征。船民是古代百越后裔的一部分，并保留有古越人的文身、习水便舟、喜食水产和崇拜蛇等传统习俗。古越族遗民说较为贴切实际，观点可信。也就是早期的疍家人原是南粤土著古越人的遗民。他们最迟于晋代出现。中原人为了逃避战乱先后几次大批入粤，把原来的土著驱赶到海边，

坦洲镇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宜人





风吹云走天不走，水推船流岸不流

演变成早期的疍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原人也加入了这一群体。最后这一群体完全汉化，语言也采用了很接近广州话的水上方言。

近年来，有历史学家认为，

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南越族群先民栖息于水湾，靠捕捞水产为食的零星小群，构成疍民最初来源。从广东各地最近陆续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作为依据，完全可以证明疍民是古越族的一支，自古就广泛生活于珠江流域的大小江河上和珠江口一带沿岸区域，他们以舟为宅，或滨水而居，以捕捞水产为食，成为一个地方别具民俗文化特色的特殊群落。

2. 汉人南迁难民后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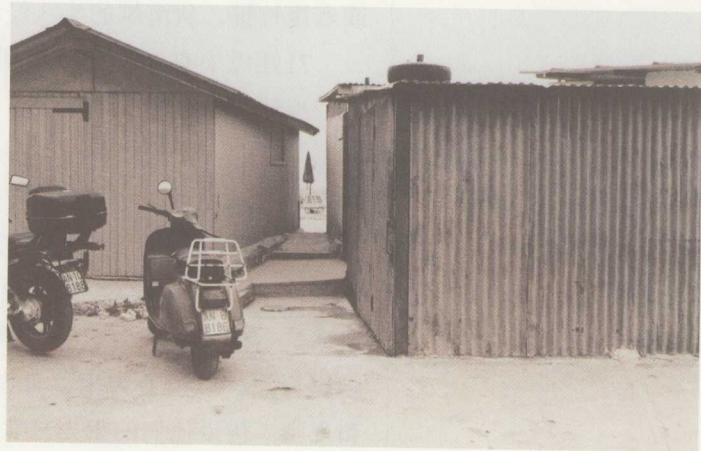
根据史料记载，汉初便开始陆续有中原氏族不断南迁，他们是疍族最初的来源。据《史记》称：第一批，“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这批人数习惯说法是50万。其中最多是经商的“贾人”。秦皇朝经商者均属犯法。因此，当地的商人多被驱逐到边陲戍垦，而且包括父母、祖父母，入过商籍的也一齐驱逐。

第二批是“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朝政府对不称职的狱吏谪去北方修长城或遣送到岭南去。当时岭南是人烟稀少的边陲地域，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所以就有了两批中原人被强制性地南迁。

第三批南迁的中原人，据《简明广东史》称：是赵佗作为秦皇朝政府派遣到岭南来的随行人员。当时赵佗被派往岭南任职时，提出：“求女无夫者一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女子同留戍岭南的秦军官兵结合小家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到了公元4世纪初，大约在西晋末年的中原地区，战乱不止，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中原地区“流尸满河，白骨蔽影”。但是，大概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当时的岭南地区时局相对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据广州出土的晋代墓砖铭文记载：“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为此，中原的老百姓为逃避战乱，又出现了中原人口大规模的南迁。

据《简明广东史》记载：西晋末年时，中原的氏族“流人经洞庭湖沿湘漓进入粤西，经鄱阳湖沿赣水进入粤北，经闽浙沿海进入粤东、粤中”。宋、元、明三代，续有大批汉人南迁定居。相传他们来自广东南雄珠玑巷。实际上，南雄珠玑巷是一条贯穿五岭南北通道的必经之路。中原氏族流人先到珠玑





巷，作为中转基地稍为安顿休息，然后继续南下散到广东各地。

其中一次大规模南迁的是，相传南宋咸淳八年（1274）九月，有一名姓苏的皇妃为了追求婚姻幸福，冒死逃出皇宫，南下到南雄珠玑巷藏匿民间。宋度宗为此“龙颜大怒”，派出官军跟踪追查苏妃下落。一路上，官兵迁怒于民，滥杀无辜。

当时珠玑巷暂住着南逃的土族商旅的58村71姓氏数万人，他们惊闻官军凶残，担心受到牵连，又纷纷举家南迁避祸。因“苏妃事件”南逃的人们，分别乘坐船只或木筏竹排，从南雄的浈江经北江到珠江下游一带落籍。

71姓氏中有30多个姓氏到珠三角沿海的中山城区石岐、坦洲和珠海市一带定居，后裔讲的是广府语言的“白话”。以后，陆上历代发生的各种战乱，都有不同群体的人为着逃命，或者避难，投奔江海水面，混入各处疍家零散支群中，随着江海水道，四处浮泛。这样，在水面上积聚，长期融合，便构成历史上珠江口的疍家群体。区瑞芝《佛山疍民》云：“珠江三角洲的水上居民，以船艇为家，以渔业为生，日夕漂浮河面，被人称为疍民和疍家。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北方南下逃难而来。”

伍岳峰、卢博仪《疍家》介绍道：疍家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汉族分支说者认为“他们初头祖先，因避干戈之扰，潜居水中，子孙习惯，所以永滞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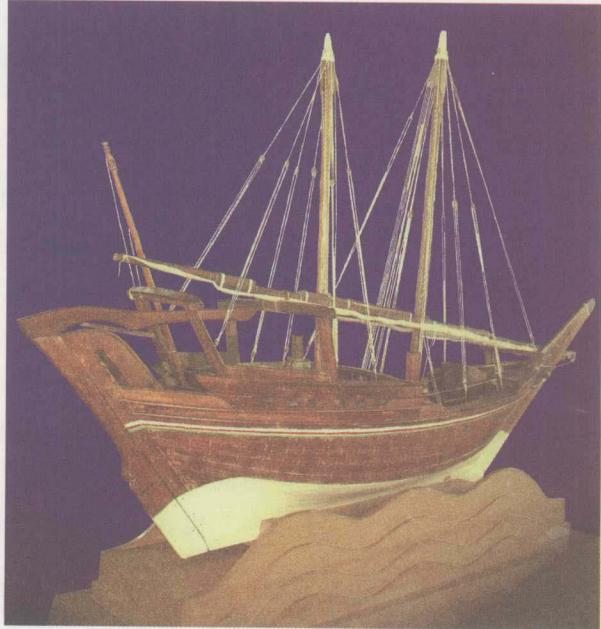
3. 卢循入广兵败后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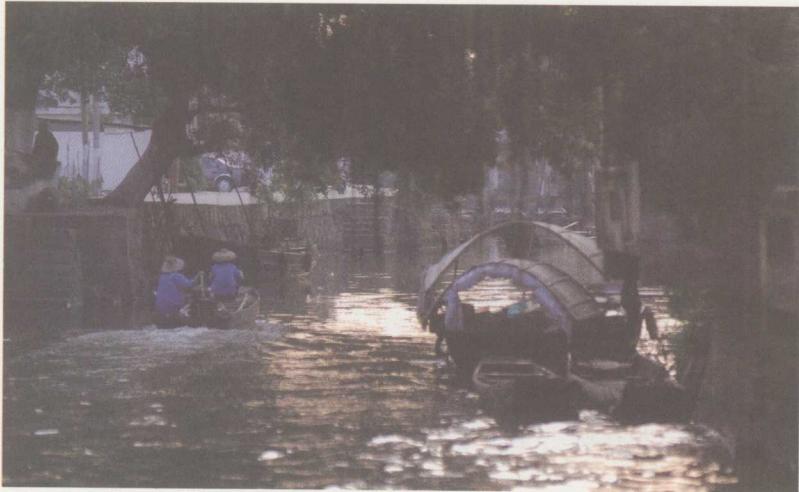
东晋年间，浙东爆发以孙恩为领袖、信奉三斗米道的岛民起义。不久，孙恩战死，其妹夫卢循继起领导部众，为晋将刘裕所败，于元兴二年（403）八月从晋安（今福州）海道南逃。这支起义军几千人仓促浮海，次年夏天抵达广州，并于十一月上旬从刺史吴隐之手中攻占了广州城。

随后，卢循分兵掠地，迅速控制了广州各郡，并派其姐夫徐道覆攻下荆州始兴郡，扼住湘赣入粤的要津。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代行广州刺史职务，又任命徐道覆为始兴郡太守，然后向东晋朝廷“贡奉”。此时晋廷正忙于处理内乱，无力南顾，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加封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

虽然双方表面保持着这种君臣关系，但双方的敌对立场并没有改变。卢循还在广州城隔江叫做“水南”或“河南”的大洲上建造军事城堡，训练水师，以便凭险固守；又在新宁郡（今新兴县）开矿采银，创办了粤西的早期矿业；更重要的是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族的冲击，多少减轻了

古老的广式船模型





疍民或以舟为宅，或滨水而居，以捕捞水产为食

各族劳动者所受的痛苦。在起义军进驻的几年间，广州政治宽平，社会安定。

义熙六年（410）六月，晋车骑将军刘裕北攻南燕（今山东境），建康空虚。卢循、徐道覆乘

机会师始兴，大举北伐。但在紧要关头，卢循迟疑观望，一再贻误战机，反为刘裕所乘，竟至功败垂成，一蹶不振。义熙七年（411）三月，卢循重组新组成二万人的队伍强攻番禺，但腹背受敌，被迫西走苍梧、郁林、合浦、交趾。六月，在同交州刺史杜慧度的决战中，卢循中箭受伤，投水而死。

卢循失败后，余众遁入荒岛，捕鱼为业，成了水上居民，这些水上居民便是粤东某些海岛及滨海聚落的开拓者，例如今香港大屿山和宝安县南竹没山，据传就是当时其中两个聚居点。唐朝的刘恂在其著作《岭表录异》中认为：疍家是卢循及其部下的后代，称“卢亭”。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部分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生活在广州一带的水上居民，善于水战，是卢循的子孙。但同时也认为“疍民”是一种广泛的称谓，不能以“卢亭”代表其全部。他还把水上居民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专以打鱼为生的“鱼疍”；第二种是擅长在海边捕蠔的“蠔疍”；第三种是以伐木造船的“木疍”。

4. 范蠡西施后代说

相传春秋末期政治家越国大夫范蠡，为了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不惜牺牲个人感情，将自己喜爱的美女西施送由勾践献给吴王夫差，实施“美人计”。由于夫差沉迷美色，不理朝政，导致吴国被越国灭亡。但越王复国灭吴以后，对与其同甘共苦的有功之臣，不是一如既往地采取“相与谋”的信任态度，而是听谗言，乱猜疑，甚至“不惜君臣之死”。于是，范蠡辞官经商，并偕西施入五湖泛泛，繁衍的后代成为疍家族群。近人刘介《岭表纪蛮》云：“范蠡与西施隐居五湖，疍人即其后裔。”卫聚贤《中国民族的来源》亦说：“越王勾践灭吴后，不得勾践赏赐者，随范蠡逃去。”“故广州疍民自以为范蠡后。”

5. 巴人分支后裔说

《肇庆疍民概说》认为：“疍”源出巴蜀（今四川）。理由如下：《后汉书》李贤引注战国史官所撰《世书》：“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后汉书》又载，廪君为巴人的祖先，据此推之战国时之疍人与巴人同祖；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也将疍列为“巴子之国”属下之民；《资治通鉴》及《隋书》也有“巴疍”之称谓；近人刘琳在注释《华阳国志》时对“夷疍”更有如下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疍人主要活动于今川东、鄂西及湖南、黔东北等地。唐宋以后，逐渐南迁至两广、福建一带。”因此得出结论：唐代以前，疍族之主体不在两广，岭南对“疍”的记载始于唐代。王勃《广州寺碑》云：“杨粤当唐初……方言犹操蛮音，则以邑里犹杂疍夷故也。”故疍人应属“巴人”的分支。

此外，还有说是元代留下的色目人后裔说，等等。

疍民是一个汉族的特殊群体

历史上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的江河、港湾和海岛。在古文献《隋书》中就出现“疍、俚、僚、迤”等种类同列。经过隋唐的民族杂处融合，到宋元时期疍民已成为汉民一部分。据《广东通志》载：“晋时不宾服者五万余户”，由此推知



在晋朝时疍人口已相当繁衍。唐代时始设户口登记和“计丁授粮”，正式纳入政府管理，由政府供应粮食，开征“鱼课”，属“河泊所”管辖。

明朝洪武初年又设置“里长”基层行政，加强管理并征收鱼税。据1926年广州市人口统计，在广州地区有疍民10.2万人，主要分布于珠江流域，以在西、北、绥三江交汇处为多。20世纪50年代初调查，广东疍民约有90万人。而据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认为珠江流域及广东沿海的疍民不少于100万人。

过去，疍民终年随波逐流，仅凭小船、小罾、小网等简单落后的工具生产，使他们长期过着衣不蔽肤、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云：“凡疍极贫，衣皆鹑结，得鱼掬米，妻子共之。”吴方震《岭南杂志》也说：“疍民在春夏水潦鱼多可供一饱，长年貧

秦时的船锚

困不能自存。”
《阳江县志》曰：
“(疍民)虽隆冬
霜霰，亦跣足单
衣。”《肇庆府
志》记云：“疍
民贫乏者一叶之
蓬，不蔽其身；
百结之衣，难掩
其体。”《惠州
志》亦载：“疍
尤艰窘，衣不蔽
肤”。

